

黃帝內經·素問

五常致大論篇第七十

原文

黃帝問曰：太虛寥廓，五運回薄，盛衰不同，損益相從，願聞平氣，何如而名，何如而紀也？岐伯對曰：昭乎哉問也；木曰敷和，火曰升明，土曰備化，金曰審平，水曰靜順。

帝曰：其不及奈何？岐伯曰：木曰委和，火曰伏明，土曰卑監，金曰從革，水曰涸流。

帝曰：太過何謂？岐伯曰：木曰發生，火曰赫曦，土曰敦阜，金曰堅成，水曰流行。

帝曰：三氣之紀，願聞其候。岐伯曰：悉乎哉問也！敷和之紀，木德周行，陽舒陰布，五化宣平。其氣端，其性隨，其用曲直，其化生榮，其類草木，其政發散，其候溫和，其令風，其臟肝，肝其畏清；其主目，其穀麻，其果李，其實核，其應春，其蟲毛，其畜犬，其色蒼；其養筋，其病裏急支滿，其味酸，其音角，其物中堅，其數八。

升明之紀，正陽而治，德施周普，五化均衡。其氣高，其性速，其用燔灼，其化蕃茂，其類火，其政明曜，其候炎暑，其令熱，其臟心，心其畏寒，其主舌，其穀麥，其果杏，

其實絡，其應夏，其蟲羽，其畜馬，其色赤；其養血，其病癰，其味苦，其音徵，其物脈，其數七。

備化之紀，氣協天休，德流四政，五化齊修。其氣平，其性順，其用高下，其化豐滿，其類土，其政安靜，其候溽蒸，其令濕，其臟脾，脾其畏風；其主口，其穀稷，其果棗，其實肉，其應長夏，其蟲，其畜牛，其色黃，其養肉，其病否，其味甘，其音宮，其物膚，其數五。

審平之紀，收而不爭，殺而無犯，五化宣明。其氣潔，其性剛，其用散落，其化堅斂，其類金，其政勁肅，其候清切，其令燥，其臟肺，肺其畏熱；其主鼻，其穀稻，其果桃，其實殼，其應秋，其蟲介，其畜雞，其色白；其養皮毛，其病咳，其味辛，其音商，其物外堅，其數九。

靜順之紀，藏而勿害，治而善下，五化咸整。其氣明，其性下，其用沃衍，其化凝堅，其類水，其政流演，其候凝肅，其令寒，其臟腎，腎其畏濕；其主二陰，其穀豆，其果栗，其實濡，其應冬，其蟲鱗，其畜彘，其色黑，其養骨髓，其病厥，其味鹹，其音羽，其物濡，其數六。

故生而勿殺，長而勿罰，化而勿制，收而勿害，藏而勿抑，是謂平氣。

委和之紀，是謂勝生，生氣不政，化氣乃揚，長氣自平，收令乃早，涼雨時降，風雲並興，草木晚榮，蒼乾雕落，物秀而實，膚肉內充。其氣斂，其用聚，其動濡淚拘緩，其發驚駭，其臟肝，其果棗李，其實核殼，其穀稷稻，其味辛酸，其色白蒼，其畜犬雞，其蟲毛介，其主霧露淒滄，其聲角商，其病搖動注恐，從金化也。少角與判商同，上角與正角同，上商與正商同。其病支廢癰腫瘡瘍，其甘蟲，邪傷肝也。上宮與正宮同。蕭颼肅殺，則炎赫沸騰，眚于三，所謂覆也，其主飛蠹蛆雉。乃為雷廷。

伏明之紀，是為勝長。長氣不宣，藏氣反布，收氣自政，化令乃衡，寒清數舉，暑令乃薄，承化物生，生而不長，成實而稚，遇化已老，陽氣屈服，蟄蟲早藏。其氣鬱，其用暴，其動彰伏變易，其發痛，其臟心，其果栗桃，其實絡濡，其穀豆稻，其味苦鹹，其色玄丹，其畜馬彘，其蟲羽鱗，其主冰雪霜寒，其聲徵羽，其病昏惑悲忘。從水化也。少徵與少羽同，上商與正商同。邪傷心也。凝慘栗冽，則暴雨霖淫，眚於九，其主驟注，雷霆震驚，沈淫雨。

卑監之紀，是謂減化。化氣不令，生政獨彰，長氣整，雨乃愆，收氣平，風寒並興，草木榮美，秀而不實成而秕也。

其氣散，其用靜定，其動瘍涌，分潰癰腫，其發濡滯，其臟脾，其果李栗，其實濡核，其穀豆麻，其味酸甘，其色蒼黃，其畜牛犬，其蟲毛，其主飄怒振發，其聲宮角，其病流滿否塞，從木化也。少宮與少角同，上宮與正宮同，上角與正角同，其病飧泄，邪傷脾也。振拉飄揚，則蒼乾散落，其眚四維，其主敗折，虎狼清氣乃用，生政乃辱。

從革之紀，是為折收。收氣乃後，生氣乃揚，長化合德，火政乃宣，庶類以蕃。其氣揚，其用躁切，其動鏗禁督厥，其發咳喘，其臟肺，其果李杏，其實殼絡，其穀麻麥，其味苦辛，其色白丹，其畜雞羊，其蟲介羽，其主明曜炎爍，其聲商徵，其病嚏咳鼽衄，從火化也。少商與少徵同，上商與正商同，上角與正角同，邪傷肺也。炎光赫烈，則冰雪霜雹，眚於七，其主鱗伏彘鼠，歲氣早至，乃生大寒。

涸流之紀，是為反陽，藏令不舉，化氣乃昌，長氣宣布，蟄蟲不藏，土潤水泉減，草木條茂，榮秀滿盛。其氣滯，其用滲泄，其動堅止其發燥槁，其臟腎，其果棗杏，其實濡肉，其穀黍稷，其味甘鹹，其色玄，其畜彘牛，其蟲鱗，其主埃鬱昏翳，其聲羽宮，其病痿厥堅下，從土化也。少羽與少宮同，上宮與正宮同，其病癰閔，邪傷腎也。埃昏驟雨，

則振拉摧拔，眚於一，其主毛濕狐貉，變化不藏。

故乘危而行，不速而至，暴虐無德，災反及之，微者復微，甚者復甚，氣之常也。

發生之紀，是為啟陳。土疏泄，蒼氣達，陽和布化，陰氣乃隨，生氣淳化，萬物以榮。其化生，其氣美，其政散，其令條舒，其動掉眩巔疾，其德鳴靡啟坼，其變振拉摧拔，其穀麻稻，其畜雞犬，其果李桃，其色青黃白，其味酸甘辛，其象春，其經足厥陰少陽，其臟肝脾，其蟲毛介，其物中堅外堅，其病怒。太角與上商同。上徵則其氣逆，其病吐利。不務其德，則收氣復，秋氣勁切，甚則肅殺，清氣大至，草木雕零，邪乃傷肝。

赫曦之紀，是為蕃茂。陰氣內化，陽氣外榮，炎暑施化，物得以昌。其化長，其氣高，其政動，其令明顯，其動炎灼妄擾，其德喧暑鬱蒸，其變炎烈沸騰，其穀麥豆，其畜羊彘，其果杏栗，其色赤白玄，其味苦辛鹹，其象夏，其經手少陰太陽，手厥陰少陽，其臟心肺，其蟲羽鱗，其物脈濡，其病笑瘡瘡瘍血流狂妄目赤。上羽與正徵同。其收齊，其病瘧，上徵而收氣後也。暴烈其政，藏氣乃復，時見凝慘，甚則雨水，霜雹、切寒、邪傷心也。

敦阜之紀，是為廣化。厚德清靜，順長以盈，至陰內實，物化充成。煙埃朦鬱，見於厚土，大雨時行，濕氣乃用，燥政乃辟。其化圓，其氣豐，其政靜，其令周備，其動濡積並蓄，其德柔潤重淖，其變震驚，飄驟崩潰，其穀稷麻，其畜牛犬，其果棗李，其色玄蒼，其味甘鹹酸，其象長夏，其經足太陰陽明，其臟脾腎，其蟲毛，其物肌核，其病腹滿，四支不舉，大風迅至，邪傷脾也。

堅成之紀，是為收引。天氣潔，地氣明，陽氣隨陰治化，燥行其政，物以司成，收氣繁布，化洽不終。其化成，其氣削，其政肅，其令銳切，其動暴折瘍症，其德霧露蕭颼，其變肅殺雕零，其穀稻黍，其畜雞馬，其果桃杏，其色白青丹，其味辛酸苦，其象秋，其經手太陰陽明，其臟肺肝，其蟲介羽，其物殼絡，其病喘喝，胸仰息。上徵與正商同。其生齊，其病咳。政暴變，則名木不榮，柔脆焦首，長氣斯救，大火流炎，爍且至，蔓將槁，邪傷肺也。

流衍之紀，是為封藏。寒司物化，天地嚴凝，藏政以布，長令不揚。其化凜，其氣堅，其政謐，其令流注，其動漂泄沃涌，其德凝慘寒雰，其變冰雪霜雹，其穀豆稷，其畜彘牛，其果栗棗，其色黑丹，其味鹹苦甘，其象冬其經足少陰太

陽，其臟腎心，其蟲鱗，其物濡滿，其病脹。上羽而長氣不化也。政過則化氣大舉，而埃昏氣交，大雨時降，邪傷腎也。

故曰：天恒其德，則所勝來復；政恒其理，則所勝同化，此之謂也。

帝曰：天不足西北，左寒而右涼；地不滿東南，右熱而左溫，其故何也？岐伯曰：陰陽之氣，高下之理，太少之異也。東南方，陽也，陽者，其精降於下，故右熱而左溫。西北方，陰也。陰者，其精奉於上，故左寒而右涼。是以地有高下，氣有溫涼。高者氣寒，下者氣熱，故適寒涼者脹之，溫熱者瘡，下之則脹已，汗之則瘡已，此腠理開閉之常，太少之異耳。

帝曰：其於壽夭，何如？岐伯曰：陰精所奉其人壽；陽精所降其人夭。

帝曰：善。其病也，治之奈何？岐伯曰：西北之氣，散而寒之，東南之氣，收而溫之，所謂同病異治也。故曰氣寒氣涼，治以寒涼，行水漬之；氣溫氣熱，治以溫熱，強其內守，必同其氣，可使平也，假者反之。

帝曰：善。一州之氣，生化壽夭不同，其故何也？岐伯

曰：高下之理，地勢使然也。崇高則陰氣治之，污下則陽氣治之，陽勝者先天，陰勝者後天，此地理之常，生化之道也。

帝曰：其有壽夭乎？岐伯曰：高者其氣壽，下者其氣夭，地之大小異也。小者小異，大者大異，故治病者，必明天道地理，陰陽更勝，氣之先後，人之壽夭，生化之期，乃可以知人之形氣矣。

帝曰：善。其歲有不病，而藏氣不應不用者，何也？岐伯曰：天氣制之，氣有所從也。

帝曰：願卒聞之。岐伯曰：少陽司天，火氣下臨，肺氣上從，白，起金用，草木眚，火見燔燂，革金且耗，大暑以行，咳嚏、鼽衄，鼻塞日瘍，寒熱肘腫。

風行於地，塵沙飛揚，心痛胃脘痛，厥逆膈不通，其主暴速。

陽明司天，燥氣下臨，肝氣上從，蒼起木用而立，土乃眚，淒滄數至，木伐草萎，脅痛目赤，掉振鼓栗，筋痿不能久立。

暴熱至土乃暑，陽氣鬱發，小便變，寒熱如瘧，甚則心痛；火行於槁，流水不冰，蟄蟲乃見。

太陽司天，寒氣下臨，心氣上從，而火且明。丹起，金

乃眚，寒清時舉，勝則水冰，火氣高明，心熱煩，溢乾、善渴、鼽嚏、喜悲數欠，熱氣妄行，寒乃復，霜不時降，善忘，甚則心痛。

土乃潤，水豐衍，寒客至，沈陰化，濕氣變物，水飲內稽，中滿不食，皮肉苛，筋脈不利，甚則胕腫，身後靡。

厥陰司天，風氣下臨，脾氣上從，而上且隆，黃起，水乃眚，土用革。體重，肌肉萎，食減口爽，風行太虛，雲物搖動，目轉耳鳴。

火縱其暴，地乃暑，大熱消爍，赤沃下，蟄蟲數見，流水不冰，其發機速。

少陰司天，熱氣下臨，肺氣上從，白起，金用，草木眚。喘嘔、寒熱、嚏鼽、衄、鼻塞、大暑流行，甚則瘡瘍燔灼，金爍石流。

地乃燥清，淒滄數至，脅痛、善太息，肅殺行，草木變。

太陰司天，濕氣下臨，腎氣上從，黑起水變，埃冒雲雨，胸中不利，陰萎氣大衰，而不起不用，當其時，反腰脰痛，動轉不便也，厥逆。

地乃藏陰，大寒且至，蟄蟲早附，心下痞痛，地烈冰堅，少腹痛，時害於食，乘金則止水增，味乃鹹，行水減也。

帝曰：歲有胎孕不育，治之不全，何氣使然？岐伯曰：六氣五類，有相勝制也，同者盛之，異者衰之，此天地之道，生化之常也。故厥陰司天，毛蟲靜，羽蟲育，介蟲不成；左泉，毛蟲育，蟲耗，羽蟲不育。

少陰司天，羽蟲靜，介蟲育，毛蟲不成；在泉，羽蟲育，介蟲耗不育。

太陰司天，蟲靜，鱗蟲育，羽蟲不成；在泉，裸蟲育，鱗蟲不成。

少陽司天，羽蟲靜，毛蟲育，蟲不成；在泉，羽蟲育，介蟲耗，毛蟲不育。

陽明司天，介蟲靜，羽蟲育，介蟲不成；在泉，介蟲育，毛蟲耗，羽蟲不成。

太陽司天，鱗蟲靜，蟲育；在泉，鱗蟲耗，蟲不育。

諸乘所不成之運，則甚也。故氣主有所制，歲立有所生，地氣制己勝，天氣制勝己，天制色，地制形，五類衰盛，各隨其氣之所宜也。故有胎孕不育，治之不全，此氣之常也。

所謂中根也，根於外者亦五，放生化之別，有五氣，五味，五色，五類，五宜也。

帝曰：何謂也？岐伯曰：根於中者，命曰神機，神去則

機息；根於外者，命曰氣立，氣止則化絕。故各有制，各有勝，各有生，各有成，故曰不知年之所加，氣之同異，不足以言生化，此之謂也。

帝曰：氣始而生化，氣散而有形，氣布而繁育，氣終而象變，其致一也。然而五味所資，生化有薄厚，成熟有多少，終始不同，其故何也？岐伯曰：地氣制之也，非天不生，地不長也。

帝曰：願聞其道。岐伯曰：寒熱燥濕不同其化也，故少陽在泉，寒毒不生，其味辛，其治苦酸，其穀蒼丹。

陽明在泉，濕毒不生，其味酸，其氣濕，其治辛苦甘，其穀丹素。

太陽在泉，熱毒不生，其味苦，其治淡鹹，其穀 秬。

厥陰在泉，清毒不生，其味甘，其治酸苦，其穀蒼赤，其氣專，其味正。

少陰在泉，寒毒不生，其味辛，其治辛苦甘，其穀白丹。

太陰在泉，燥毒不生，其味鹹，其氣熱，其治甘鹹，其穀 秬。

化淳則咸守，氣專則辛化而俱知。

故曰：補上下者從之，治上下者逆之，以所在寒熱盛衰

而調之。

故曰：上取下取，內取外取，以求其過；能毒者以厚藥，不勝毒者以薄藥，此之謂也。

氣反者，病在上，取之下；病在下，取之上；病在中，傍取之。

治熱以寒，溫而行之；治寒以熱，涼而行之；治溫以清，冷而行之；治清以溫，熱而行之。

故消之削之，吐之下之，補之瀉之，久新同法。

帝曰：病在中而不實不堅，且聚且散，奈何？岐伯曰：悉乎哉問也！無積者求其臟，虛則補之，藥以祛之，食以隨之，行水漬之，和其中外，可使畢已。

帝曰：有毒無毒，服有約乎？岐伯曰：病有久新，方有大小，有毒無毒，固宜常制矣。大毒治病，十去其六，常毒治病，十去其七，小毒治病，十去其八，無毒治病，十去其九。穀肉果菜，食養盡之，無使過之，傷其正也。

不盡，行復如法，必先歲氣，無伐天和，無盛盛，無虛虛，而遺人天殃，無致邪，無失正，絕人長病。

帝曰：其久病者，有氣從不康，病去而瘠奈何？岐伯曰：昭乎哉！聖人之問也，化不可代，時不可違。夫經絡以通，

血氣以從，復其不足，與眾齊同，養之和之，靜以待時，謹守其氣，無使傾移，其形乃彰，生氣以長，命曰聖王。故大要曰無代化，無違時，必養必和，待其來復，此之謂也。帝曰：善。